



春秋衡庫

卷十三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僖公下

二十有七年

是年夏齊孝公昭卒弟潘殺其子而自立

春杞子來朝

左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

杞杞不共也

全杜氏杞先代之後迫于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見

前二十三年杞子卒傳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見莊公二年餘丘傳

左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

左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

香俗作燕

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

易資貿易
執秩主罰
秩之官

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

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胡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

弑之惡。楚人無故樓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

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

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

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全李氏文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大抵宋亦中國之樞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圍伯。而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

二十有八年。齊昭公潘元年。是年夏陳穆公欽卒。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二月。

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晉

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

于襄牛。

胡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

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

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

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懷則能懲忿。不求則

諷自解說也。或作悅。

能窒慾然後貪忿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矣為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于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林註內殺大皆稱刺

胡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故特書其故以貶之。

楚人救衛

傳

全吳氏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料其必然矣。○見上侵曹伐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晉侯圍曹

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

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

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

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

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

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

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狗

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百音陌闕也趨躍跳

踊各勉為三次

使齊秦為宋請喜宋賂楚楚頑齊秦必戰矣

羸弱也文法出國語

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

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

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

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胡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

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

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

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

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左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

證意指為

曹

楚有左右

廣一廣十

五乘東宮

太子宮甲

若敖子玉

之祖六卒

子玉宗人

之共六有

人

使伯芬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

憖魚靴切 憖同鄆險也 每音梅

在背曰鞬 在胸曰鞞 在腹曰鞞 在後曰鞞

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

言駕乘修
備音獻引
志半

職音渡
事祈職所

命故曰奸
軍樂同新
投數也誠
所載耳誠
並前殺顯
類為三罪

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師還濟河，舟

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胡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携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王不能恤，敗徐于

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爲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左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

之麋。弗致也。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

胡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子玉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

春秋傳
卷之三
九
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胡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

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眾。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左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駟四馬也
介被甲者
命之幣物
以助其歡
大輅金輅
其服鷩冕
戎輅戎車
其服韋弁
彤赤色
黑黍爲香
酒齒器各
音曰尚音
由
自來王夫
凡三觀
隊音陸

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非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胡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

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全杜氏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胡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主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

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或

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

殺養牛者
鬪養馬者

相及獲三
相禦

先期入疑

叔武故

歆子過

射音石枕

六聲

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不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胡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

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女全吳氏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來朝魯而為魯所卑又入其國故伯姬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全薛氏始平於齊也張氏杞伯姬來而人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恨解中國貴于伯權之立如此

列傳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共公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左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胡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虺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各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全淡氏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情怠于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上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觀之

春秋左傳

卷十三

三

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全杜氏有日無月史闕文○見上河陽傳及下圍許傳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左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國語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

武子名俞對理曰坐君不丁與臣對理故莊子代之大士衛官鍼音鉞別音月蒙音托音管旋

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胡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

胡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
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
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
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
之詞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諸侯圍許晉

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名孺侯使曰以曹為解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
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居叔武之穆也且合諸

侯孺豎姓
名孺侯
反策史哥
太史之堂
下筮者

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
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

圍許

胡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
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
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
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
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附左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
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二十有九年

陳共公
朔元年

春介葛盧來

見莊公五年
年即朝傳

左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

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全杜氏介東夷國
在城陽縣陬縣葛

盧介君名不稱
朝不能行朝禮

公至自圍許

全張氏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注氏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春秋不

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
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所以致其本心

不在尊王也襄十八年同圍齊討得其罪則以
伐致此致圍而不致伐是知托不朝之罪以圍

耳之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

左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悉焦觀切

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士之盟且

謀伐鄭也

胡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其貶而稱人

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

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

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

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

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胡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

春秋左傳

卷之三

六

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暄靈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見莊公五年。年。邪。朝。傳。左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之。加燕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其音云。問之而信。王于西伯。公也。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胡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左國。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

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于

公曰。夫衛侯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

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

隱語酖也

酖音鳩

鑽腹刑笮

鉞形笮音

責

大者甲兵

斧鉞小者

甲刑以下

次處也野

朝市

變玉曰穀
首角

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畏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醜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歆。治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歆先

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厯辭卿。

胡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憚於志。鏃鋸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及公子瑕。胡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

瑕字也
按衛制稱

君陳作稱
名

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
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陀同者，是瑕能守節
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
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
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胡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
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
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伎
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

此下則

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
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
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眾矣。衛君始
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
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

晉人秦人圍鄭

國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

左晉

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
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
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

謂鄭復效
曹觀公駢
勝之狀汜
音凡

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緦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

晉君指惠公

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胡按左氏：晉侯秦伯圍鄭，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

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眾圍人之國。秦伯唯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

全張氏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歌音解昌

馭昌蒲租

白熬稻黑

祭黍形監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胡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

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于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勝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左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胡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附國語。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

爾文公于

蘧條音渠
際偃人戚
施倭人焦
僥長三尺
侏儒短人
有眸子而
無見曰矇
矇無知
昏闇亂也
濟成就也
違邪也
直鑄主擊
鑿蒙戴也
璆音求玉
璆也慮牙
戟之秘扶
之以為戲
却迎也

在謹也。蘧條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僂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矇不可使視。瞽瞍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僂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蘧條蒙璆。侏儒扶盧。矇矇修聲。聾聵司火。僂昏歸瘖。僂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公子遂如晉

左拜曹田也

全在氏宰周公來而使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

出以復濟西之田則使遂再如晉曾不思奄有龜蒙天地皆天子之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乎

夏四月四卜郊

胡記禮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子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可乎是成王過賜伯禽受之非也

楊子傳

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

家語

春禾復... 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所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牲用辛。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禘宮。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全啖氏。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皆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正月上辛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則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卜。用木成牲曰牛。牲傷亦曰牛。

不從乃免牲。穀梁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

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胡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

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

胡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

泰山在魯
西河在魯
北海在魯
東

類者非常
事而仿郊

祀為之柴
謂塔柴以
告天

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此諸侯則降。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秋七月

附左秋。晉侯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胡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夫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况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左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

相夏后也
杞之祖居
帝丘

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墟。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

是年夏鄭文公捷卒
○冬晉文公重耳卒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胡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

大事謂戎
事軟首逸

又音迭

無所獲云

無功

孟明百里

奚子

人上壽百

二十中壽

百下壽八

十六羊蹇

叔于下多

百里奚子

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

焉補公羊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秦師遂東

胡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

虞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

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驪元年鄭穆公蘭元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見文公三年秦人伐晉傳

左秦師過周北

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

脫易也

春秋左傳

卷十三

三

擊蕞華石
入獻物必
有以先之
擊蕞四章

原圃鄭隨
各使秦師
口取麋鹿
以供行食
同宜作開

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
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
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
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
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
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
其還也。滅滑而還。
公羊弦高者，鄭商也。矯以

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
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主文公三年
遂納幣傳

左齊國莊子來

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臧文仲
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
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姜戎，姜姓之戎。
居晉南鄙，戎子

駒支之
先也

左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

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
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晉襄公在
喪稱子

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我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

首言第一
義
訖盡也盤
安樂
若弗云來
如無復來

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爨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書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唯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

曰古之謀人老臣也今之謀人新進也未就予忌以不就已而忘嫌之番番老親良士指蹇叔截截辨給貌諛巧也易辭變易辭說皇選也懷安也深悔用杞子之言番音波乞音乙諛音執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胡**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

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僥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聽言常語
也謂言與
論也不用
良言反俾
我特亂

附左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胡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

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伐邾至於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眾。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晉人敗狄于箕。見文公四年。晉侯伐秦傳。左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日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

春秋左傳

卷之十三

三

饋也

祗敬也

且居先軫
且言也

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且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公如齊朝

且弔有狄師也

全薛氏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鄰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

以言禮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引語出韓

胡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于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

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見文公四年晉侯伐秦傳

左討其貳于楚

全張氏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也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之許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志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春秋衡庫

卷十三

春秋衡庫

卷十四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文公上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

襄王二十六年元年

是年冬楚世子商臣弑成王賴而自立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等。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牙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示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

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

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胡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

附左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胡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

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黻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臧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見襄公二十九年城杞傳左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

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

獲孫昭子

全王氏襄公克纘文功繼為盟主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見隱公九年南季聘傳

左王使毛

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全杜氏受王寵命躬朝猶曰緩

也况使卿拜命乎

衛人伐晉

左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

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

而謀

全張氏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故書人罪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主宣公十四年歸父會穀傳

左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古道所
戾于今

春秋前

卷十四

三

音 賴君宜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左初楚子將

以商臣為犬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

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

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犬子商臣商臣聞之而

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

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

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

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

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

芊音米江
芊成王妹
嫁於江者

灌音煩

以衛王宮

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

以其為犬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

之尹

胡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

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

侍饕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其及宜矣楚頹

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

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

掩哉

公孫敖如齊

左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全汪氏僖
公三十年

春秋新編

卷一百一十四

四

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敖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矣

二年楚穆王商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

常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鞠居

防為右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

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禦戎萊駒為右戰之

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

駒失戈狼躡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

鞞音菊

鞞音審又

明學祖廟也策功序德之處

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躡怒其

友曰盍死之躡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

為難躡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

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

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

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

秦師君子謂狼躡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

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

春秋傳 卷十四
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胡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兵，宜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

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

胡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捨，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

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胡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見無駭卒曹殺二傅

左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

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胡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

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

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

樂也其忘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逆祀也於是夏

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

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

國語夏父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皆之親疎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無乃不可乎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

明見自明所見也明明德也

世世次先後也

六關陽關之屬

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國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文件使國人祭之。三不知也。

胡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

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注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胡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

春秋傳卷十四
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胡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是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于楚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左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

春和復原 卷十四
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史記

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用孟明也。君子是以

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

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胡按左氏。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

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

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

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于穀。歸作

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穀

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

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

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

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全薛氏報沈之役也。見下。救江傳。

雨蝻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乙巳。公及晉侯盟。左晉人

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

雨去聲 蝻 音終

菁菁小雅
義取既見
君子樂且
有儀

嘉樂小雅
義取其令
德受祿

春秋後傳 卷十四

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

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左晉以江故告于周。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

息公子朱而還。

胡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

前漢書

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春秋後傳

卷十四

二

春秋傳卷十四
附左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逆婦姜于齊左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

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不允宜哉

胡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

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

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

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

元敬也信也君指小君不以夫人禮逆是卑廢之棄信棄納幣之信主內也

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于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

狄侵齊全汪氏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見僖公十二年左楚人滅江秦伯爲之

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過數過于常數

晉侯伐秦左圍邽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胡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邽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穀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

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見是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見前三年納幣傳

左衛甯武子來聘公

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

也樂工自
冒非為宴
臣

以覺報宴
明報功也

賜之彤弓。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

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矣。

全吳氏自孔達執後。審俞代之為政。次年從晉
伐沈。又次年晉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

聘魯。事大睦鄰。以安

社稷。皆俞之謀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胡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
亂矣。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
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
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
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

也。春秋於成風。紀其卒葬。各以實書。謹禮之所由
變也。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胡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
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係王於天。以定其
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悖
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
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
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

含賵

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胡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

都音若

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

全高氏王舍且賵。又來會葬矣。於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

秦人入都。

左初都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

都

秋楚人滅六。

見後十年厥貉傳

左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

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滅文

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

全吳氏晉襄志氣浸衰。故西戎之秦。南蠻之楚。敢于肆行

中國吞噬弱小。而無所忌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蓼音了

庭堅陶字

漸讀作潛

附左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六年

是年夏秦穆公任好卒。秋晉襄公驪卒。君未定。

春葬許僖公

附左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

按僖三十一年晉作五軍。時趙衰繅枝先且居晉臣皆卒。

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子始。見經。主僖公八年致夫人。傳世卿。

左臧

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附左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詩秦風。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唯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子車仲行。百夫之防。子車鍼虎。百夫之禦。君子曰。

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通音。去聲。

衆隸凡百
官囚民皆
是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典訓。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全注氏文公卽

位六年。君朝于晉者再。而貴卿止年往聘。過于事天子之禮。而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經。蓋諸侯知有伯主。而不知有王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

雍杜祁子
襄公庶弟

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秀。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

辰嬴懷嬴

偏倍倍姓
之女人公
正夫人文
蘇也生襄
公

春秋後傳

卷十四

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
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
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
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
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
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全王制諸侯之喪士大夫送葬今卿共

葬事文襄之制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賈季怨

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使續鞫

賈季即射姑

晉季通後

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晉殺續
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
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
曰不可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
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
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
害公非忠也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
之送致諸竟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
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
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晉將

春秋後傳

卷十四

大

辟君也詭
辭不以實
告人也曰
乃士對君
言之辭

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公羊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襄公曰：諾。謂射姑曰：吾始使趙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胡]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居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於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胡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扚。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

詔告也。居無所居。

敬屋下門

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七年 晉靈公夷臯元年。秦康公瑩元年。○是年夏。宋成公王臣卒。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左公伐邾。間晉難也。

取須句。寘文公子馬。非禮也。 全杜氏。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

今邾文公子。寘邾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

遂城部 全杜氏。因伐邾師以城部備邾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左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尋斧是倒字德云縱斧斤之相尋也

邱音昂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毅舍司馬以讓公子邛。昭公卽位而葬。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左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曰：抱太子以啼於

董音謹

辱音辱早食於寢辱劓音枯

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劓首，先蔑奔

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
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
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
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
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
爲同寮故也。

胡按左氏。襄公卒。大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
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曰。
抱大子以啼於朝。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
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晉

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
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
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
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
有誤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可以
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左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
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
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
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胡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

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冬徐伐莒全高氏徐嘗自進于中國今以中國無伯輒敢興兵伐莒故春秋復狄之公孫敖如莒涖盟全高氏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泚之盟敖娶于莒故許其盟

而請往涖之○見宣公十七年斷道傳左穆伯娶于莒曰戴已

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左晉人以扈之盟來

討冬襄仲會晉趙盾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

伊雜之戎

胡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雜戎

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

內外也雜邑天地之中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

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

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

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

而不辨晉至于神州陸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謀

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穆伯如周

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胡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

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

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

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

志修室慾之方也

各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宋襄夫人襄

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

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邲皆

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

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

胡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爲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邲。則邲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邲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

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邲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上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是未君也。伯

宜矣公之黨也司馬操節以死司城為志而來奔
不貽其官至欲出奔而其臣不與夫良且熾之斷
以官舉者良主兵者不貽其官至干良熾之士者
以官舉其係雖有不甘者矣公于中甚意謂者
眾舉贊以素休剋宰為國人視其罪者對其升

春秋衡庫 卷十五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參

文公下

項上元 九年 是年秋曹共公襄卒

春毛伯來求金

胡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
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
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
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
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
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

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晉升也。將升之於上。

軍也。二子一將一佐。

六角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附左〕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于晉也。

全陳氏前年公遂如晉葬襄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夫人與君敵體，向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眾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于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胡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攻衆人擅殺之稱也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王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未滅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王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胡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

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左內公子堅公

及楚平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

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耦孔達皆國卿也

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

王夏盟不在諸侯以啟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

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

也全季氏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

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使之得志于鄭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

春秋後傳

夏狄侵齊今張氏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

附左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全杜氏地道安靜以動為異

冬楚子使椒來聘

左楚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

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胡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凡朝聘必稱先君

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禴

胡秦人歸禴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禴也亦猶平王來贈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

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櫜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十年

曹文公壽元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

北徵

胡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春秋後傳

卷十五

四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見襄公三年雜澤傳

左頃王立故也

林注蘇子

周卿士也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陳侯鄭伯會楚

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

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

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

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

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

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

孟田微時名

子舟無畏字叔音此

專也

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過之有詩

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

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胡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

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

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

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

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

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茂而

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

春秋左傳卷之五
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
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

春

楚子伐麋

見上厥

左厥貉之會麋子逃歸春楚

子伐麋陳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

于錫穴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全此大夫特相會之始○見宣公十五年

無婁

左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秋曹伯來朝

左卽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

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全高氏十餘年間狄四侵齊非特齊不競亦狄之強盛也狄強如此乃所以大滅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國語防風氏漆姓在虞夏商爲注芒

氏周爲長狄

左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

臣追之吉僕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爲右富父終

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

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

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

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克石以敗狄于長丘獲

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

叔得臣
字
駟乘四人
共車
春
子駒之門
魯郭門命
宣伯命其
名曰僑如
彫音而

按史記襄
富作惠

郈班使食其征。謂之郈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穀梁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胡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全孫氏。莊公八年。邾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

齊所偏爾。故不名也。

杞伯來朝。

左。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

而無絕昏。公許之。

林註。復稱伯。舍夾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楚後以為屬邑。

左。楚成嘉為令尹。群

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全汪氏。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而始朝。以文公之昏庸怠惰。

而儒書秉禮之舊。周公禽父之澤。猶為諸侯所尊敬。文公乃不思述職之有關。已越再朝之期。

而不修觀于京師。何謬之甚哉。

秦伯使術來聘。見襄公二十九年。札聘傳。左秦伯使西乞術來

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

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

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

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

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

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

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秦為令

節信也。以主璋為信。故言以為瑞節。

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

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

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

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

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

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

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

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

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

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

穿趙夙庶孫

退軍為綏
慙缺也音
錢去聲

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
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
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
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
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
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
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
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胡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
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

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
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
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
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
惟動大眾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
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成公四年
城鄆乃西
鄆也

左書時也

全孫氏帥師而城畏莒故也家氏城
此○見隱公七年中丘傳

民為甚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
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

十有三年

是年夏陳共公朔卒
秋邾文公籛條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

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

人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

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

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

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

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

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

舊勳指狐

帑壽餘之

妻子

言謂魏

不降秦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

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

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

者為劉氏。

邾子濊篠卒。左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

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遷也。

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公羊魯之廟曷為謂之世室世世不毀

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主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牝

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

羣公廩

胡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

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

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

獨音獨騂 獨赤春不 毛不純色 盛燾盛也 新穀滿器 燾冒也下 故上新穀 可半半廩 若連新于 陳上財令 半相連儲

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

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全吳氏晉不能伯故狄屢犯 中國因衛侯之出乘間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棐左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

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

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

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鴻雁小雅 義取侯伯 哀恤鰥寡 四月小雅 義取行役 踰時思歸 祭祀載馳 鄭風義取 小國有急 求助采薇 小雅取其 豈敢定居

項王六年陳靈公平國元年楚莊王旅元崩經不書十有四年年邾定公獲且元年○是年夏

齊昭公潘卒
子舍立遇弑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合上盟會見襄二
十九年公在楚傳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脫仲字
蓋闕文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左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

妃配同
商人桓公
子

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

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蔡
曹同盟于新城左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楚語
梁

胡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
非強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
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
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
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
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其主君臣之義
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周內史叔服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胡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

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等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公者。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胡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入

獲且音獲

乘其墉見非力不克

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春秋左傳卷之五

元帝人兄
齊惠公也

懿公即齊
人

蕭宋附庸
仕于蕭還
月為卿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左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

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

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

宋子哀來奔

胡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
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
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
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

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左襄仲使告於王請以

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

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

叔姬

胡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

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執

之以罪公穀單伯淫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

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

胡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

匡士元 齊懿公商
年 十有五年 人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

姬故也。

全張氏魯不能閒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于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于商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宋華耦來盟。公與之晏。

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為敏。

亞旅上大
夫

胡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

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有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

全汪氏曹伯十一年朝。越四年又朝。不帝事天子之禮矣。文屢受不答，亦猶不

見答于齊晉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

文伯。穆伯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

文伯敖之子穀也。無朝不與。

穀之子弱也。少也難殺。

毀過哀也。特已甚矣。聲已惠叔。毋不視不。視喪也惠。伯叔彭生。致美各盡。真美。

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葬，視其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胡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

喪歸皆書于策者。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胡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媿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新城之盟。蔡人不

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

全高氏。齊商人篡弑。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于我。故取

而人之。吳氏。與。師無名。故曰侵。

季孫行父如晉。左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

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晉侯。宋公。衛侯。蔡侯。

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春秋傳卷十五
胡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曷爲畧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畧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全高氏晉取賂而還。是成商人

春秋傳卷之五
為若也。故自此遂書齊侯。商人
知諸國之無能為益無顧忌矣

十有六年 是年冬宋昭
公杵臼弑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及齊

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

不肯。曰。請侯君間 全趙氏大夫求盟諸侯。
宜弗盟也。譏公不親往。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胡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

政 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
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

受之。乃察一月之政。頒于其國。故奉王朔告 于廟。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謂之視朔。文公

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

郭音西

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
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
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閏。會同不與。
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
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左公使襄仲

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 全家氏齊魯皆千乘
之國。況直在魯。曲在

齊。吾向嫌于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
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左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辛

春秋新章

卷十五

年

未聲姜薨。毀泉臺。

胡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

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

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同食上下同也句澁音勿茲

紛紛首粉墨楚武王禪儵魚庸三邑儵音儵音日

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澁。使廬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楊窻。三宿而逸。口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紛紛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禪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員自

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于盟。遂滅庸。

胡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左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

壽之

壽之
意諸壽之
子
身壽自謂

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曜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

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卽位。

胡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明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

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

宋文公
鮑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國語：宋人殺昭公，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殺其

即決也

軍吏主師
旅樂正王
鐘鼓

錡于形如
錡頭與鼓
相和丁寧
鉦也

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錡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斲事也。今宋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左。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

公即公
于能

猶立文公而還

胡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齊

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全家氏齊之無道亦

極矣魯之不自振亦甚矣商人傲而日益盈魯文卑而日益索

諸侯會于扈左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於是晉侯不見鄭

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

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

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

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

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

七月寡君又朝以蒧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白

謀者曰

寡君謂穆

公

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

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

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

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

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

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

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

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

以待于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

文公鄭文

春秋後傳 卷一
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
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
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墉池爲質
焉

胡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
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
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
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

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

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全江氏自商人
之篡魯連年使

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
怒猶未怠也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苟無
申池之禍魯其殆哉

十有八年

是年春秦康公瑩卒子共公立
夏齊懿公商人弑兄惠公元立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齊懿公之爲公

子也與邠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刑

厥音觸
掘發其尸

春秋後傳

卷一

三

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歌以扑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秋襄仲莊叔如齊惠

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叔仲惠作
子赤之傳

欲親魯許之

胡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啟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於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竝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子者子赤即惡也

左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

視赤母弟

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人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公羊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

遂謂之曰君幼如之何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

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

殺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

胡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

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

日遇弑不忍言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竝使

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子邾

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

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

姜

胡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

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

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

罪不書而竝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全家氏告宣公之立也經書行父如齊于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弑

矣季氏私考行父預廢赤之謀及仲遂弑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為之營解出姜甫歸

而行父遽如者。赤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而請婚納平之。端始此矣。

莒弑其君庶其。左莒紀公生犬子僕。又生季佗。愛

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

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

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

夫人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

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

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

賄為盜。盜器為奸。王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

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

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

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

王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

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

隤斂。檇戡。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

隤音類敬
音凱戡音

隤音類敬

音凱戡音

三

帝胤百危
商音抗

帝鴻氏正
帝

海一解敦
平上聲
靖安庸用
去十讓

諸用其邪
口

縉雲氏黃
帝時官名

縉雲氏黃
帝時官名

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
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
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
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
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
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

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竊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其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
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
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
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
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

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春秋衡庫

卷十五

